

浙东作家文丛(第10辑)

书是有味的。即便是陈年的旧书，
只要深入地读下来，
也可以不时地闻到那沁人的书香。



本书为《一部散文随笔自选集，全书共分三辑，所选散文题材清雅、内容丰富、语言精到、民情风俗浓郁，富有浙东地域特色》。

书味醇醪

——从宁波到白马湖

朱惠民 著



NLIC2970861243



宁波出版社

浙东作家文丛（第10辑）

书味醺醺

——从宁波到白马湖

朱惠民 著



NLIC2970861243

 宁波出版社
NINGB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书味醺醺:从宁波到白马湖 / 朱惠民著. — 宁波:宁波出版社, 2012. 12

(浙东作家文丛 / 李浙杭主编. 第 10 辑)

ISBN 978-7-5526-0567-9

I. ①书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314810 号

浙东作家文丛(第 10 辑)·书味醺醺——从宁波到白马湖

丛书主编 李浙杭

本册作者 朱惠民

责任编辑 苗梁婕 卓挺亚

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

地址邮编 宁波市甬江大道 1 号宁波书城 8 号楼 6 楼 315040

网 址 <http://www.nbcbs.com>

印 刷 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 16

字 数 180 千

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26-0567-9

定 价 26.00 元

如发现缺页或倒装,影响阅读,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:0574—87286804

目 录

| 第一辑 白马湖文学 |

“山间明月”与“江上清风”

——白马湖文化之旅	003
红树青山白马湖	015
白马湖：浙东新文学沙龙	033
白马湖寻春	037
荠菜：白马湖春早	040
白马湖秋意	043
“白马湖文学”：探幽两本书	046
周作人与散文“白马湖派”	050
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文学研究会宁波分会	054
朱自清的“五卅”诗文及其他	
——文学研究会宁波分会活动的一个例证	061
朱自清爱花嗜好自白马湖始	066
俞平伯·宁波味·白马湖	068
初识丰子恺漫画	071
子恺漫画：《我们》的封面画与插画	074

新发现丰子恺写于白马湖的一篇佚文:《从艺术到生活》	077
夏丏尊:白马湖文派的精神领袖	085
白马湖作家写新诗	093
“白马湖散文流派”说略	097
港台版:白马湖文派研究的专著与文论	105
王文川与《江户流浪曲》	107
白马湖文派研究议题答客问	110
我的白马湖文派研究之缘起与历程	114
白马湖散文:共通风格特征的存在	121
白马湖文化之研究:亟待深耕本质和内涵	130

| 第二辑 舌尖上宁波 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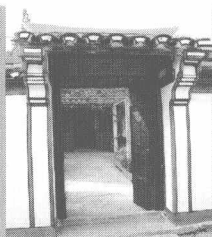
想吃的胃与想读“吃”的书	135
现代文化人舌尖上的“宁波吃”	144
李君维写宁波吃	141
谷林谈吃与宁波情缘	147
沈昌文·《最后的晚餐》·宁波菜	150
周作人:多谢石家豆腐羹	152
“苦雨斋”里的宁波海味与白马湖鱼干	155
丰子恺漫画与吃酒	158
白马湖同道沽酒事:被火烧伤的方光煮	160
以酒会友的文化人雅集	162
朱自清与宁波“吃”	165
朱自清吃食	168
苏青笔下宁波人的饮食观	171

苏红《烧肉记》及其他	174
唐振常夜吃“小宁波”	176
食评家的“平民”精神	178
倪匡与宁波菜	180
沈宏非:乌贼混子及其他	182
林文月客宴食单及其浙东风味	184
舌尖上的宁波年糕	186
梁实秋与凉拌海参	191
雅舍谈吃幽默录	194

| 第三辑 书边草拾掇 |

杂文古今说	199
杂文的美与刺	201
“浙东六君子”与孤岛杂文	204
要畏浮云遮望眼	206
筷子、电脑及其他	208
小品琐语	210
讽刺小品浅析	212
“微型小说”探源	214
略谈小小小说的“小”	216
鲁迅笔名及周节之的篆刻	218
鲁迅写题款与补白	220
鲁迅与新诗	223
鲁迅新诗:《梦》	225
朱自清写于宁波的中秋诗	228

巴人与报告文学	229
现代作家写广告	231
吴秋山的《茶壑小品》	233
也识苏青	235
书话绵绵 书衣翩翩	
——《书话》的书藏	238
见识“微书话”	241
集藏新文学线装书	243
由《美女鸭头颈》书衣说开去	246
跋	249



第一辑 | 白马湖文学

“山间明月”与“江上清风”

——白马湖文化之旅

一

为拙编《白马湖散文十三家》(此书后于1994年5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)搜访作品资料,前年春天我有幸来到白马湖畔作了一次短暂的文化之旅。白马湖位于绍兴上虞境内。从宁波乘车到一个不显眼的小站驿亭下车,走六七里路便可抵达。这个驿亭,当然是一个极小的车站,“在(上虞)县北三十里,驿亭堰旁”,距春晖中学约一千九百步。然而,它又何尝不是中国五四新文化的“驿亭”?我思忖着。伴我同行的是《朱自清全集》的责编吴为公、李树平两位先生,他们为寻觅朱先生的逸文也去春晖中学探访。白马湖缘何引起当今文化人的兴致,令许多人不约而同地来到她的身边?原来,在中国五四新文化开创期的20世纪20年代,那里一度是文化名人荟萃之处,朱自清、夏丏尊、丰子恺、朱光潜及俞平伯等适在春晖任教或讲学。他们又多在宁波省立四中兼掌教鞭,一周之中,三天在白马湖沐浴“山间明月”,三天在奉化江边吹拂“江上清风”,欣然做着“火车教员”。对此,朱自清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说

过：“半年来，弟仍碌碌两校，火车生活，竟习以为常矣。”就是在火车上，朱自清他们也仍忙着切磋文事。1924年3月间，朱自清和俞平伯乘车由春晖返宁波，他俩在车厢里兴致勃勃地酌改白采的诗稿《羸疾者的爱》。此事俞平伯曾作如是记云：三月间游甬带给佩弦看，于柠檬黄的菜花初开时，我们在驿亭与宁波间之三等车中畅谈之。佩弦说，“白采作品意境音节俱臻独造，人物的个性颇带尼采式”。足见其兴味之盎然。隐约记得朱自清在白采文中插印了一张照片，是白采“立在露台上远望的背影”，照片下印有白采的题词：“佩弦兄将南返，寄此致余延伫之意。”可见朱自清对白采印象之深。

从前龚定庵奔波于北京与杭州之间，柳亚子说他“北驾南舛到白头”。朱自清他们奔走于两校之间，虽未劳瘁到白头，只是短短的几年，然由于当时的春晖、四中都浸润着五四新文化的精神，文化氛围诗意沛然，故而他们都乐此不疲。尤其是春晖园，由于家眷耽此，彼此相聚便愈多，正如朱光潜所说的，“春晖范围不大，大家朝夕相处，宛如一家人。佩弦和丐尊、子恺诸人爱好文艺，常以所作相传观”。哦，我明白了，白马湖原来就是中国新文化开创期的一个文学沙龙。这的确是一个具有高雅文化气质的沙龙，它以夏丐尊、朱自清为轴心，团结一些志同道合者和师承者而自然形成。参与的人不多，但它拥有一种精神、一种气质，这是参与者表现出来的人文精神和完美的人格力量。而这正是这个文学沙龙所独有的文化价值。我在春晖园及研读白马湖文化史料时，便处处留意和寻觅这个沙龙的踪迹，力图梳理出一些头绪来，所成的便是那本作品集《白马湖散文十三家》，以及对现代散文“白马湖派”的论证。

二

不独如此，白马湖的湖光山色也令人流连忘返。我们一行踏着朱自清先生当年走过的小径，一路领略他用文字勾勒出的白马湖风姿：“山是青得要滴下来，水是满满的，小马路的两边，一株间一株地种着小桃与杨柳。小桃上各缀着几朵重瓣的白花，像夜空的疏星。杨柳在暖风里不住地摇曳。”白马湖的风光，虽没有西湖那么秀丽，但富有自然气息和原野风味。来到她的身边，我得到了一种真正的休憩。自然就是美，从作家心灵深处创造出的大自然就是美文，当我们欣赏自然美时，通体感到一种如恩格斯所说的“幸福的战栗”。

我国有许多静态之湖，但真正称得上“静情相融”之湖的，我想恐怕只有白马湖了。正是白马湖的静，使当年的夏丏尊先生在深夜的平屋作种种“幽邈的遐想”。这平屋如今成了先生的纪念室。这幢寓意平凡、平淡、平民的小屋，眼下由他的玄孙居护着。夏先生手植的那棵梅树，虽已苍老多节，皱皮斑驳，但绿叶枝头却还生机勃勃然。主人指着靠山的小后轩介绍说，这是夏先生的书斋。我清楚，当年夏先生就在这里读书、写作。夜间，松涛如吼，霜月当窗，他常常在一盏油灯下工作到深夜，不以为苦，反而感到萧瑟的诗趣，独自儿生发种种幽邈的遐思。这诗趣，蕴蓄在先生的脑海里，流淌于笔尖，便生发为耐人咀嚼的文字：时而恬淡，时而激越，流贯于“剑”与“箫”之间，秉持着刚柔相济的文化品格。那部风行几十载的译作《爱的教育》，当初就是在这里完成的。同行的吴先生也介绍，丏尊师是流着泪翻译此书的。他动情地说：诚如夏先生所言，这不是悲哀的眼泪，而是惭愧与感激的泪花。因为书中叙述

亲子之爱、师生之情、朋友之谊、乡国之感、社会之同情，都近于理想的境界，虽是幻影，但使人读了感受到理想世界的情味，以为世间要如此才好。于是不知不觉中就感激得流泪。这书原题为“心”，夏译作时改为“爱的教育”，他认为教育不能没有情爱，没有情爱的教育就像无水之池，是空虚的。

我明白了，夏先生回到远离尘嚣的白马湖追求的正是这样一个恬静的理想世界……的确，白马湖这里没有骚扰，没有客套应酬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是那样纯真，就像清澈的湖水一眼见底。恍惚间，我觉得夏先生仿佛正操着浓重的上虞乡音与春晖学生畅谈爱的教育，抑或和乡亲们喝茶聊天，笑语融融。我喜爱白马湖畔那醇和的学风乡风。我想，久处都市的浮躁，如若经山水间生活的熏陶，定能把你心头的烦躁和褶皱抚慰得平平整整。人与人的关系也会因为寂寥而变得亲近。尤其是当你站在幽雅宁静、超然脱俗的小屋前，“看看墙外的山，门前的水，又看到墙内外的花木”，“风来不禁倾耳到屋后的松籁，雨霁不禁放眼到墙外的山光”……这就是白马湖静情相融的妙处。

三

朱自清先生说过：“我爱春晖的闲适！闲适的生活可说是春晖给我的第三件礼物。”是啊，到白马湖的人无一不爱这山水间的闲适生活。我们下了火车，从驿亭去春晖中学，不多久便望见了白马湖。湖水是碧澄澄的，波平如镜，临镜一照，又看见了“山阴道上”那样的景色，苍润的山峦、蓊郁的林木，真是秀色夺人。加之四周静谧，从闹市宁波到这样一个安静秀丽的去处，我们顿时感到心旷神怡，颇有世外桃源的感觉，甯人流连安居，觉得这里不啻是个读

书治学的好地方，而且是文化人忙中偷闲的佳境。

“闲是文明的母亲”，一切文明制度的优美大抵是由闲暇中研究出来的。闲适，也属于一种生活艺术，“闲得其道，非特无损，而且有益”。中国新文化人中，有相当多的人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，再加上一些人又生活在内忧与外患交织的年代，迁徙无常，极不安定。如何求得内心的平衡和体力的支撑？每每借助于传统观念——随遇而安，乐于天命，于苦中自我解脱。绿树青山白马湖使他们能静参自然妙谛，托花木葱茏以怡情，得到休息和调节，从而舒解自己的心境，并获得创作的感悟。

朱自清以白马湖为题材的美文，便是这类作品。他的闲情美文《白马湖》，写得情浓墨淡、疏密有致，宛如一幅写意画。白马湖的“湖光山色从门里从墙头进来，到我们窗前，桌上”，虽为暗写，倒反而令人感到湖光山色之无垠，清新之气扑面而来。

俞平伯当年（1924年春）去春晖园探访挚友朱自清，佳构《忆白马湖宁波旧游》，写他在夏丐尊家宴后偕佩弦晚归的路上，充满优雅的清闲情趣：“饭后偕佩笼灯而归，傍水行，长风引波，微风耀之。踽踽并行，油纸伞上沙沙繁响，此趣至隽，唯稍苦冷与湿耳，归寓畅谈至午夜始睡。”对句散语、错落有致，文辞简洁而洒脱，透视出作者的适意闲情。俞平伯擅写闲情美文。五四新文化开创的中国闲适散文流派，以周作人为领袖，30年代林语堂跟紧，40年代则由梁实秋承继。白马湖作家诸如俞平伯自为其杰出代表。他作品形式上的“冲淡平和”，是这一艺术流派的一个显著特点。试读一下周作人的《喝茶》、《故乡的野菜》等篇什，以及俞平伯的《中午》、《春来》等作品，无不使人感到这种“冲淡平和”的气氛（此时的周作人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境地，希望能够从容镇静地做出平和冲淡的文章来）。这种文气的形成，对于俞平伯来说，始于白马湖之旅。

俞平伯探访春晖后，兴许是白马湖的灵性陶冶了他，他忽然开始热衷于散文创作了。《湖楼小撷》、《芝田留梦记》、《西湖的六月十八夜》等佳作从他的笔端涌出。这仿佛只是写作体裁上的变化，却也包含着微妙的本质的因素。在这个地方，俞平伯简直称得上是个“典型人物”：他写新诗和小说的时候，正是文坛上用白话小说、新诗、新戏剧冲击旧营垒的时候；他写散文时，又值文坛上散文兴起，特别是北有“语丝”、南有“白马湖”散文作家群的勃兴。诗和散文毕竟不同，“诗像星光，不妨疏疏朗朗闪闪烁烁，散文像活水，要娓娓的流下去”。这大抵是俞平伯“转向”的一个原因吧。这年年底他的北上北京，又适时填补了周作人苦雨斋的寂寞。“周作人小品一派”，也就多了俞平伯的创作实践之功。我想，说白了，俞的散文，其实就是周作人这派散文的一条支流。

白马湖闲情散文追求的是高雅的情趣，它不是感官的迷醉，是“虚静”之境的“陶钧文思”，而不是热烈的刺激。作家们力求经过这一“虚静”气氛的过滤，使自己心里感受自然的静趣，这种消闲涤滤的方式并非纯是消极之为。闲是人生的一种机遇，有忙中偷闲，有消闲赏心等等。白马湖作家的闲情之作，每每抒写他们看、听、体察、吟咏如身边的白马湖之景物，写出消闲情趣，求的是劳作后的养息。读着这类闲适散文，不仅无害，反而有益。它可以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，还能使人在其间找寻到对品性修养有益的东西。

四

白马湖从前也许是个不被人注意的地方，她被称道，大概是由于浙东硕儒经亨颐创办春晖中学，遂使新文化名士俊彦汇集于此。他们构织诗文、商榷文事、相交文字。私人友情及为文相互交融影

响,乃形成一个文学沙龙。这次,我们到春晖园寻访他们的踪迹,体察他们当年沙龙活动的雅兴倒也饶有兴味。

我们来到丰子恺的小杨柳屋。这是一座小巧玲珑的矮平屋,屋前一脉清水,是从不远处的白马湖流过来的。丰先生当年在宅前手植的小杨柳如今已不存,却被一小披舍占据了。小屋倒还无恙,只是显得苍老了。屋的大门颇为别致,顶部呈“人”字形门框,略似一个大方口,据说是模仿日本住房的“玄关”格局而建的。踏进大门,迎面是一堵照墙,往西拐弯,进去是个小院落。房有两间,东首为正房,是丰先生的卧室兼书房。西首一间略小些,这兴许是朱自清所说的“一颗骰子似的客厅”,正是在这间屋子里,丐师、佩弦、朱光潜和二刘(薰宇、叔琴)等,相聚在一起,或聚会做客,吃酒谈天;或切磋“狂辩”,钻坚求通,钩深取极。他们有时教研课务,而更多的则是磋商文事。

他们有着共同的文学主张、共通的审美情趣,又在这绿水环绕、万木扶疏中生息和劳作,因而他们所作的散文具有趋同的美学追求,形成一个崭新的创作流派,即“白马湖派”。这种散文取材于白马湖,又表现白马湖,于是合成白马湖美丽世界。他们之触景生情,缘情布景,铸为形象,都从白马湖生活美中取景而创作,娟秀的湖光山色,成了涉笔为文的共同题材和表现主题。更可贵的是,他们结撰美文,并非是自然主义的模作,而是别出心裁地寻找表现方法,去曲径通幽、石破天惊地创造一种艺术的胜境,去培育一种新的文种。我想,如果没有这个新文学沙龙,没有白马湖畔这批文化人的成就,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乃至30年代初的散文,必然显得单调而逊色许多,至少少了与“语丝美文之群”南北遥相呼应的“白马湖派”。正是这种文派的呼应,造就了那个时代散文的斑斓。

我在春晖中学搜寻到的许多篇美文便是这样的佳作,有好几

篇还是尚未传世的散佚之作。面对这尘封已久的旧报旧书，我如获至宝地抄录着，虽然破旧暗黄的书页中有的字迹已难以辨认，但就在这字里行间，我隐约谛听到中国现代散文在艰困中行进与跋涉的趑趄足音，我就用心揣摩、竭力辨认。我想，我从中觅得或认取的白马湖散文家的足迹，有的为史籍所未载，为世人所鲜知，撮抄于纸，条分缕析之后，可编成我的《白马湖散文十三家》，使白马湖文化现象的存在、白马湖散文流派的确认，得到文献的佐证。

五

出“平屋”和“小杨柳屋”数百步，便来到春晖桥堍，映在绿树红花丛中的春晖学校已经在望。我们踏进校门，更似在一座精致的园林里散步。穿过蜿蜒有致的曲院，轩昂的仰山楼矗立在面前，楼有带栏杆的长廊，凭栏眺望，近挹湖光，隔湖山色，排空送翠，从垂柳叶丛里掩映到眼前来，偶尔还能听得鸟儿啼叫，婉转清啾。此时，我们都被陶醉，都被迷恋而进入一种忘我的境界。白马湖实在太美了！与仰山楼毗邻的是叶圣陶题字的“白马湖图书馆”，为中西合璧式建筑风格。据校办主任经遵义先生介绍，此处是春晖园文友们聚会的地方。朱自清他们以诗文言志，座谈辩难，切磋创作技法，共“谋文学工作的发达与巩固”。“他们之所以云集于此，是因为他们是师友或师承者。”同行的李先生以独到的见解，汨汨滔滔地分析说，“其深层原因则是他们品性气质的相近和理想志趣的一致。你们看，他们个个质朴无华，淡泊名利，务求实干，一步一个脚印地从事着自己喜欢的文化事业。即便后来离开白马湖转往上海，又一起办立达（学园）、创开明（书店），他们始终是一批志同道合者。”